

回收塑膠瓶

余 逾



柏林漫言

剛到柏林不久的一天，我路過超市買一瓶礦泉水。順手拿起冰櫃裏那瓶九毫九分的瓶裝水，從錢包裏拿出一個一歐元的硬幣。

「一歐元二毛四。」收銀的小姑娘掃描了那個瓶水的條碼。

「不是九毫九分麼？」我回頭試圖去看不遠處冰櫃上的價格。

「是九毫九分，但是還有二毫五的瓶子押金。退了瓶子才可以拿回。」

「噢，這樣啊！」

從超市出來，我一邊懊悔自己到了德國這些日子丟了多少個瓶子，但覺得慶幸還好才剛來不久，「損失」不大。

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家那個巨大的環保包便成了空瓶子「回收袋」。每次拿着這個袋子去超市退瓶子，是家裏兩個小朋友最喜歡做的事情。

這個「退瓶機」在超市的貨櫃盡頭，操作屏和投入瓶子的入口朝外，整個機器的另一面都在超市的倉庫那一面。

那個圓形的投送入口裏面是一個傳送帶，把瓶子放進去，傳送帶先會讓瓶子的身體滾動幾圈，上方會有一個掃描器掃描到瓶身上的回收條碼，以決定回收的類型和退押金的金額。掃描通過以後，傳送帶再把瓶子送進到裏面的回收車裏。

如果是不符合回收標準的瓶子，便會被退回到投送口。每一次投送成功，旁邊的顯示幕上便會顯示已回收的瓶子個數和金額。當全部投送完畢，按一個確認鍵，焚幕下方便會列印出一個小小的條碼，上面有一個金額，這個便可以作

為現金券在超市結帳時使用。

小朋友們除了喜歡自己把瓶子放進洞口看它使勁轉的樣子，他們還很開心可以按照收到條碼的金額自己決定買點小零食什麼的。一邊念叨着環保、回收，分清楚各種回收類別，一邊選點小零食，便是這個退瓶子機器帶給他們的快樂。

超市裏除了像我這樣日常生活退瓶子的人，我還遇到過兩次比較特殊的情況。

有一次遇到來退瓶子的餐館員工。他推了兩個購物車，每個購物車上可能都有大約七八十個瓶子，他的身後還有三箱用塑膠箱子裝着的玻璃瓶。他熟練的把一個一個瓶子扔進去，同時把這種箱子裝的玻璃瓶從另一個更大的入口一股腦放進去。見我一直在後面等着，他有點過意不去的提前先結了一次條碼，讓我先退包裹的幾個瓶子，然後自己再繼續。

後來一次我遇到一個流浪漢背了一個巨大的垃圾袋去退瓶子，這幾十個瓶子退了，十來歐元是有了。我這才想起之前好幾次看到有人見到流浪漢也不給錢，只是順手把手裏的瓶子給他們，流浪漢還很感激的樣子。瓶子便可以換成零錢，原來如此。

我不禁感嘆，這個主意真好，所有人都不会亂扔塑膠瓶了。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認為。那天有位美國朋友就抱怨，說他的德國同事總是忘記去退瓶子又不會扔，就在他倆合用的辦公室書架擺了半個書架的空瓶！

我腦海裏出現書架上全是空瓶的樣子，但印象中已不是一架子垃圾，而是一排排硬幣，歐元！



文化什錦

有些畫，像第一眼美女，看一眼就心動，比如米萊斯的《奧菲利婭》。

奧菲利婭，取材於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她是哈姆雷特的心上人，因父親被哈姆雷特誤殺，悲痛欲絕，最終失足溺亡。

關於她的死，莎士比亞是如此描述的：「在小溪之旁，斜生着一株楊柳，它的氍氍的枝葉倒映在明鏡一樣的水流之中；她一個人到那邊去，用毛茛、蕁麻、雛菊和紫蘭編成了一個個花環，替她自己做成了奇異的裝飾。她爬上一根橫垂的樹枝，想要把她的花冠掛在上面；就在這時候，樹枝折斷了，連人帶花一起落下嗚咽的溪水裏。」

這段場景，我覺得是整部戲裏最具畫面感的，所以米萊斯選其作為繪畫素材絲毫也不奇怪。

偉大的莎翁，賦予後人無盡的影響。文學作品衍生出了美術作品，藝術不同門類相互滲透，實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米萊斯的這幅油畫，大面積運用了植物原色。奧菲利婭浮在水面上，衣服四散展開。她的嘴巴微微張着，好像在唱着古老的歌謠。她的面容寧靜平和，看上去沒有一點痛苦，彷彿天生就是一條美人魚。水塘四周，繁花盛

開，水草叢生。奧菲利婭的一隻手朝天舉着，一隻手握着花環。花環由五顏六色的花朵編織而成，每一朵花都有特別的象徵意義。

看了這幅畫，我既佩服莎翁高超的想像力，也佩服米萊斯栩栩如生還原了莎翁文字描述的畫面。

米萊斯是十九世紀的英國畫家，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之一。這個畫派以寫實風格為主，反對學院派的陳規，他們認為真正的藝術存在於拉斐爾之前。

米萊斯本人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便是這幅《奧菲利婭》，其畫面構圖尤值一提。當時，古典主義包括拉斐爾前派一般都運用三角形構圖，但在這幅畫裏，米萊斯運用了水平面構圖。水平面構圖的好處在於營造出氛圍的寧靜之感。奧菲利婭高舉的一隻手，以



▲米萊斯作品《奧菲利婭》 作者供圖

開，水草叢生。奧菲利婭的一隻手朝天舉着，一隻手握着花環。花環由五顏六色的花朵編織而成，每一朵花都有特別的象徵意義。

看了這幅畫，我既佩服莎翁高超的想像力，也佩服米萊斯栩栩如生還原了莎翁文字描述的畫面。

米萊斯是十九世紀的英國畫家，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之一。這個畫派以寫實風格為主，反對學院派的陳規，他們認為真正的藝術存在於拉斐爾之前。

米萊斯本人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便是這幅《奧菲利婭》，其畫面構圖尤值一提。當時，古典主義包括拉斐爾前派一般都運用三角形構圖，但在這幅畫裏，米萊斯運用了水平面構圖。水平面構圖的好處在於營造出氛圍的寧靜之感。奧菲利婭高舉的一隻手，以

有福之州

余靖



繽紛華夏

喜歡上一座城，就如同喜歡上一個人，需要時間的沉澱與自己用心的尋找。第一次去福州，只是短暫的停留，逛了三坊七巷，對這座城市並沒有太多的感覺和記憶。這一次，因為工作的關係，停留的時間比較久，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去感知這座城市。我喜歡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而福州恰好就是這樣。工作之餘，在這座城市裏遊蕩，去發現古老的建築，並且傾聽在這些古老的建築裏所發生的故事。

福州是福建的省會，是一座靠海的城市，從杭州去往福州，坐高鐵需要四個小時。夏季的福州，是一座多雨的城市，走到哪裏都需要隨身帶傘，很多人不喜歡下雨，但是自己卻格外喜歡，下雨的季節，在古舊的建築裏穿梭，或者沿着江邊漫步而行。在福州的三坊七巷裏穿梭着，恰恰有一種「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的浪漫氣息。

多雨的地區往往也都伴隨着強烈的暑熱。杭州的夏天已是蟬鳴紛紛，葉片打卷，等到了福州才發現這都是小巫見大巫。福州臨海，熱起來則是大刀闊斧的汗流浹背。不過好在福州城綠植茂盛，大片榕樹遮擋，還能討個半個喘息。

福州是老城，是歷史書的常客。衣冠南渡有它，明代講學有它，虎門硝煙有它，北洋水師有它，學界大神有它，文人對壘有它，這座建立在坊巷基礎上的城市，節奏沉穩，自成一派，天生低調。「半城煙火半城仙」本用來形容泉州，放在福州這裏也差不離。做什麼事都不着急，游戲喝茶緩搖蒲扇，彷彿時光在這裏也會走得格外慢些。

城市的煙火來源於「食」，食酒、食飯、食茶——在福州，「食」是正經餐桌上的佛跳牆，是早市的鍋邊糊，油鍋裏的蝦酥，清湯寡水泛油光的魚丸……福州的

生活藏於坊中井，沉入碗中食，浸潤杯中茶，點點滴滴，徐徐而至。

福州是八大菜系裏「閩菜」的發源地，醉排骨、荔枝肉、佛跳牆等等都是代表。閩菜並不像川菜那樣壯大，更別說如今，各大菜系融會貫通，所謂菜系之間的滋味差異並不明顯，於是想要了解當地的飲食風情，吃飯店倒不如小吃來得迅速。

福州小吃裏的明星必須是「連江魚丸」，圓潤的一顆白球，咬開帶肉餡，咕嚕咕嚕流油，甜裏帶鮮的滋味。和溫州魚丸是長條形不同，福州的魚丸是毫不折扣的滾圓一顆，湊近看是坑坑窪窪，細瞧大小也不完全一致，色澤不通體雪白，手工製作的痕跡。魚丸的原料是鯊魚或者鰻魚，去掉魚皮反覆敲打成魚茸，揉搓之後成了魚丸的充滿彈性的外皮，內包三分肥七分瘦的豬肉餡，小心咬開，猝不及防滋一嘴肉油。連江魚丸是細密的口感，不似潮汕牛肉丸張狂的扎實，也不似杭州魚圓滑潤的輕盈，咀嚼起來毫不費力，但也有嚼勁。

在福州吃魚丸，基本上都是現點現煮，白胖白胖的丸子滾落碗中，湯底是清湯，炸蒜粒和青蔥漂浮於上，滴醋，撒白胡椒粉，或者模仿當地人放蝦油，大夏天吃也是醍醐灌頂，並不覺得熱。

但一個地方的小吃，也總有故事，比如在福州衍生出千百種變化的光餅。



▲福州魚丸是福州的代表小吃

▲三坊七巷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作者供圖

明朝的時候，戚繼光曾在福建抗擊倭寇，戰時糧食吃緊，戚家兵就想出了把餅用繩串在脖子上，邊打仗邊吃餅，兩邊不耽誤。後來，這種傳奇圓餅便被取名「光餅」。光餅是用鹽和麵粉做出來的食物，古時候用作充飢，現代人烘烤時加芝麻增香，不過味道並沒有太大驚喜。但是福建人在吃食上也是會折騰的，一樣的食物在各個地方變種出許多吃法，福清的光餅配瘦肉和豆腐乾，福安的光餅是配椿葉和蝦皮，建甌的光餅夾醬菜和肉片……

大約是南方人都是嗜甜的口味偏好吧，在對待甜食上福州人是相當積極的，各種糯米，花生齊上陣，比如醉仙樓、聚春園的各種甜餅，光頭麻糍，還有叫不上名字各種麻薯類製品——好一個有福的甜蜜之城。

福建多城，廈門經濟特區名聲在外，武夷山茶香飄遠風景秀麗，福州看似藉藉無名實則悄悄地成為了「最幸福的城市」。雖然常聽福州人說福州高房價，下雨內河還有滯，但只要要是擺上台面的時候，他們還是會羅列出家鄉的一大串兒有點的，我想，這大概就是「綠葉對根的情誼」。

福州人說，福州二字就是福州生活的寫照——在福澤庇佑下發展。我想，若是有時間，在這座城市裏遊蕩着，尋找着足夠特別的地方，感受一下這座有福之州的時光，你便能知道閩之獨特。

福州人說，福州二字就是福州生活的寫照——在福澤庇佑下發展。我想，若是有時間，在這座城市裏遊蕩着，尋找着足夠特別的地方，感受一下這座有福之州的時光，你便能知道閩之獨特。

福州人說，福州二字就是福州生活的寫照——在福澤庇佑下發展。我想，若是有時間，在這座城市裏遊蕩着，尋找着足夠特別的地方，感受一下這座有福之州的時光，你便能知道閩之獨特。

福州人說，福州二字就是福州生活的寫照——在福澤庇佑下發展。我想，若是有時間，在這座城市裏遊蕩着，尋找着足夠特別的地方，感受一下這座有福之州的時光，你便能知道閩之獨特。

及垂直向上生長的水草，又恰好與水平面形成對比，賦予畫面以動感，使得整幅畫呈現出巧妙的和諧之美。

米萊斯之後，拉斐爾前派的另一名畫家沃特豪斯，也畫過奧菲利婭。愛畫美女的沃特豪斯，和拉斐爾前派的其他畫家一樣，畫風清新自然，注重裝飾性細節。

沃特豪斯總共畫過四幅《奧菲利婭》，像是一組四聯畫。按動作的先後分解，一張躺在草地上搜集編織花環的花朵，一張拿着花環絕望地來在水邊，一張坐在樹枝上將花環戴到頭上，一張是從折斷的樹枝上跌入水塘中。

然而，無論沃特豪斯怎麼畫，我還是更喜歡米萊斯筆下的奧菲利婭，因為他畫出了奧菲利婭溺亡時的淒美之姿。失去了父親的少女，得知父親是被深愛的情人所殺，雙重打擊擊毀了她全部的生存欲望。無法平靜的一顆心，只能伴着花朵遠逝，逃離這紛紛擾擾的塵世。

奧菲利婭這一經典人物形象，也曾打動過法國詩人蘭波。蘭波寫過一首詩，題目也叫《奧菲利婭》，開篇一句這樣寫道：「在繁星沉睡的寧靜而黝黑的水面上／白色的奧菲利婭漂浮着像一朵大百合花／躺在她修長的紗巾裏極緩地漂遊……」他把奧菲利婭形容為一朵大百合花，多麼清純、典雅、恰如其分的比喻。

癌症沒那麼可怕

延 靜



人生在線

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阿婆打水》，描寫的是一位九十一歲的老奶奶打水的故事，刊登在「大公園」上。一天，我在燕達養護中心又碰上了老奶奶，她正在排隊買飯。周圍的人知道她已經九十一歲，勸她坐下等，排到時叫她，她很聽人勸，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來，但過了沒兩分鐘就又站起來，回到隊伍中。

老奶奶面色紅潤，臉上幾乎沒有老人斑，看起來最多七八十歲。周圍的人說：「你就是我們的標杆，我們剛過八十，當繼續努力追趕。」老奶奶聽後笑笑，若無其事。

我自從打水時和老奶奶認識後，每次見面都與她打招呼，逐漸熟悉起來。老奶奶買了飯坐下吃，我從她身邊經過，她拉了一下我的衣服，小聲說：「你知道我的癌齡是多少嗎？」我不禁大吃一驚，擔心沒聽清，反問：「您得過癌？」老奶奶點點頭說：「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

我本以為，老奶奶身體好，是平時保養得好，天助人願，誰也不敢相信她得過癌症。這時老奶奶又低聲對我說：「那是還沒退休的時候，動了手術。」她稍停頓後又說：「其實癌症也沒什麼

可怕，只要放鬆心態，不被它嚇倒，凡事放開，就能戰勝它。」我聽後不能不對她伸出大拇指。

幾乎同一天，我在微信上收到朋友發來的電影演員於藍過九十八歲生日的視頻，可以看到大幅照片，幾十名著名演員簇擁着，于藍坐在中間。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全國選出二十二名電影明星，其中包括于藍、秦怡、謝芳、于洋、王心剛等人，但現在在世的只有九人了。于藍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演過《翠崗紅旗》、《白衣戰士》，六十年代主演過《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在觀眾中影響很大，特別是于藍成功塑造的江姐形象深入人心。

人們問于藍長壽秘訣，于藍說了調整飲食、堅持按摩、不吃動物內臟等多點，但歸結起來最重要的是，心緒要好，遇事想開，通達開闊，不生悶氣。于藍還透露，她五十多歲時曾患過癌症，動過幾次手術，但癌症並非那麼可怕，只要不被它嚇倒，而是保持心胸樂觀，遇事想開，就能戰勝它。聽罷她的談吐，我禁不住又一次感到吃驚。

人類正在征服癌症，但當今社會，談癌色變還是普遍現象。誠然，癌症是可怕的，但並非絕症，也不是那麼可怕，九十一歲的老奶奶和九十八歲的于藍，不是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嗎？



如是見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如今的綜藝節目越來越貼近生活，開始以素人婚戀、或者素人兒童的成長記錄為節目主題。而這一類型的節目儘管同類頗多，卻往往都有着不俗的收視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這樣的節目最能戳中觀眾的同理心吧，畢竟情感問題永遠是人類的共同話題。

譬如近期在騰訊視頻中熱播的綜藝節目《我們長大了》就頗為讓人驚喜。這檔節目把切入點放在了二胎家庭，放大小孩子們之間真摯的兄弟姐妹情，這種角度較為新穎，但也貼近當下的民生熱點話題。

幾期節目下來，令我最感動的就是北京家庭裏的那一對兄妹。哥哥嗒嗒七歲，

妹妹暖寶三歲，迄今為止哥哥的表現始終如一：暖、全能、寵妹狂魔——似乎所有理想哥哥的標準都在嗒嗒身上有了具象。在第一期節目中，兄妹兩個去書店用舊書換玩具，兄妹兩個分別看中了自己想要的玩具，然而帶來的舊書只能換一套。嗒嗒用盡各種辦法想哄妹妹換一個玩具，但暖寶始終堅持，哥哥最終選擇了妥協，將玩具讓給妹妹。他們的媽媽也被嗒嗒的懂事的「犧牲」感動哭了，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嗒嗒很委屈，覺得這麼小的孩子去退讓很令人心疼。但我覺得，嗒嗒所謂的「委屈」中其實濃縮了一個家庭的愛和溫度。雖然哥哥沒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玩具，但是能換來妹妹的開心，哥哥的妥協就包含了幸福

愛別人，也是一種幸福

陳舒婕

和暖寶這般完美和諧不爭吵。節目中的另一對混血姐弟佐伊和浚文之間的相處方式，就又是另一種模樣了。可能是家庭裏的中西方教育理念產生了碰撞，導致這對姐弟倆在生活中並沒有表現出我們通常認知中手足應有的那種親密。

佐伊是個開朗獨立，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喜歡小紗裙的少女心和不拘小節的行為舉止，都在她身上有所體現。在前期兩期節目中，佐伊不管是領弟弟出門還是教弟弟騎車，都顯得有些不耐煩，甚至在教弟弟騎自行車時，用腳踩住弟弟的腳幫忙蹬車的舉動被觀眾戲稱為「鋼鐵直男」。私心認為，弟弟的存在會讓佐伊有「領地」被侵佔的感覺，而弟弟浚文又總是喜歡黏

姐姐，是姐姐的小「跟屁蟲」，或許就是這樣，讓佐伊覺得弟弟是累贅，是個怎麼都甩不脫的小包袱。而這，恐怕是不少二胎家庭都曾面臨過的教育難題吧？

然而，當佐伊看到浚文被大孩子們用水槍「圍攻」無法脫身時，她也能像個大姐姐般毫不猶豫地衝過去用身體保護弟弟，拽住對方的水槍，姐弟間的親情血緣在這一時刻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時候我才發覺，吵吵鬧鬧其實只是手足情的表相，藏在血脈中的對彼此的愛才是姐弟情的真相。

我想，血脈相連的親情大概是人類最無法割捨的情感之一，兄弟姐妹之間一起成長的情誼更是會影響終生的。節目中的這些孩子，個個都在訴說着二胎家庭的喜怒哀樂，但在我等成年人眼中，這種情感似乎也在訴說着一種歲月靜好，一種愛別人也可以很幸福的溫暖。